

承服

(Surrendering)

Chögyam Trungpa 著

李豐斌 譯

談到這兒，我們得到一個結論：我們必須放棄整個靈修物質化的遊戲；也就是說，我們必須放棄護衛及改進我們本身的企圖。或許我們已略知掙扎是徒然的，並且或許希望承服——完全放棄我們衛護自己的努力。但是我們之中，有多少人能確實做到這一點？它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般單純容易。我們真能放下並開放到什麼程度？在什麼點上，我們會產生自衛行為？

在本講中，我們將要討論「承服」(surrendering)——特別是從心靈神經狀態的運作，及與上師或導師之間的互動關係來看。承服於上師可能意指向生命環境(lifesituation)或某位導師開放我們的心靈。然而，只要我們的生活風格和靈感是朝著開啓心靈的方向，那麼我們必然地會找到一位上師。因此，在以後的幾講中，我們將強調個人如何與導師形成互動。

在承服於上師的諸多困難當中，包括我們對他的成見以及期待與他在一起將會發生的事，我們內心一直都預設和上師在一起會體驗到什麼，「我很願意看到這個，那一定是去看到它的最好方法，我希望體驗此一特殊的境界，因為它正符合我的期望與執迷。」

因此，我們就把事物固定到一個個框框裡去，試圖使環境符合我們的期望，我們根本無法放棄內心預期的任何一部份。假如我們在尋求一位上師或導師，我們就期望他形似聖者、安詳、寧靜，是一位純樸而睿智的人。當我們發現他並不符合我們的期望時，我們便會開始感到失望，並且起疑。

若要建立真正的師生關係，我們必須放棄所有有關開啓心靈和承服情況等先入為主的觀念。「承服」的意思是完完全全地開放自己，即試著超越執迷與期望。

承服也意味著：承認並放棄個人「自我」的生澀、粗糙、笨拙與令人驚訝的特質。一般說來，我們會發現，要將「自我」生澀和粗糙的特質放棄是非常困難的。

雖然我們可能會恨我們自己，但是同時我們也發現：我們的自我憎恨（self-hatred）是一種常盤據於心頭的觀念。儘管我們可能不喜歡我們自己，而且發現自我責罰是很痛苦的，但我們仍然無法完全放棄自我。假如我們開始放棄自我批評（self-criticism），我們會覺得將失去了這份擁有，好像別人就要奪去我們的工作一樣。假如我們要放棄一切的話，往後就沒有事可做了，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掌握得住。從基本上來說，自我評許（self-evaluation）與自我批評都是具有神經質的傾向，其來源是我們對自己沒有充分的自信心，這自信心指的是：如實看到自己、如實認識自己，以及知道我們有能力去開啓心靈。我們「有能力」捨棄那個生澀、粗糙且具神經質的自我，並從執迷與先入爲主的觀念中走出來。

我們不但要捨棄恐懼，同時也須放下希求與期許，然後直接跨步進入失望的境界，在失望的心境中修習——進入它，使它成爲我們生活的方法，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。失望是一個很好的跡象，表示我們已初具基本的智慧，它是如此地銳利、精確、明顯且直接，因而沒有其它任何事物能和它相比。假如我們能夠開啓心靈的

話，那麼頃刻之間，我們就會瞭解到：和眼前所面臨的情況比起來，我們的期望是無關的，這就自然而然造成了一種失望的感覺。

在修學佛法的路途上，失望是最好利用的一具車乘，它並不肯定自我和夢境的存在。然而，如果我們身陷靈性物質化的泥淖中，或將靈修視爲我們的學識與美德累積的一部份，或視爲一種營造自我的方法，如此一來，整個捨棄的過程當然也就被扭曲了。假如我們將靈修視爲一種使自己愉快的方法，那麼，每當我們感到不愉快或失望的時後，我們就會嘗試去將它合理化，心想：

「當然，這一定是上師智慧的一種表現，因爲我知道，而且相當肯定上師不會做出害人的事。上師是完美的聖者，不論他做什麼都是正確的。大師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爲了我，因爲他是站在我這邊的。因此，我能夠、也有能力開啓自己的心靈。我可以安然地承服於他，我知道我所依循的是正道。」像這一類的態度似乎有些不對勁，充其量來說，它只不過是單純且幼稚的。我們被大師令人怖畏、激勵的、莊嚴及生動的一面震攝住了，我們因此不敢朝其它的方向思考。我們的心中形成一種觀念，認爲：不論我們體驗到什麼，它都是我們靈性發展的一部份。「我做到了，因爲我已經體驗到它了，大致上而言，我已經是一個自修成就的人，而且我知曉一切，因爲我已經念了許多書，而它們也肯定、確認了我的信

仰、正確性及觀念，所有的道理都互相吻合了。」

我們仍然可以用另一種方式退縮回來，而不是真正地承服，因為我們覺得自己是非常斯文溫雅、通達人情世故，且高貴的人。「我們當然不可以使自己處在污濁、平凡的現實生活裡。」我們感覺到，在修道的路上，我們所踩的每一步都應該是朵朵蓮花，同時我們也發展出一套邏輯來解釋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。如果我們跌落了下來了，我們就會創造出一個柔軟的降落方式，以防受到突然的驚嚇。承服的意思並不包括提供一個柔軟的降落方式，而是指落地時要落在堅硬、普通的地面上，或者落在多石的崎嶇野地。一旦我們開啓了心靈，那麼，不論脚下是什麼地方，我們就落在它的上面。

從傳統上來說，承服是用禮拜（prostration）的動作來象徵的，那是一種伏在地面上做出承服姿態的動作。在禮拜的同時，我們將自己視為卑微者當中最卑微的人，也承認自己本質的生澀與粗糙，我們的心敞開了，並同時呈現了完全的承服。一旦我們將自己視為卑微者中最卑微的人時，我們就不再害怕失去任何事物。在如此做的時候，我們使自己成為一個空的容器，隨時準備接受教誨。

在佛教的傳統中，有一個基本的信條：「我皈依佛，我皈依法，我皈依僧。」我皈依佛，就是承服於佛；同時，這也是承認我們生命有雜染的因素，並且向佛開啓心靈。我歸依法——「法」，即「存在的法則」，也

就是現實的生活。我願意張開眼睛面對生活裡的情境，我不願把它看成是聖靈的或神秘的，但是我卻願意如實地正視它的真相。我歸依僧，「僧團」的意思是「修道上的群體」，也就是「同修」的意思，我願意和我併肩一起修行的伙伴共享我對於整個生活的體驗；但是我不願爲了得到支持而倚靠他們，我只想和他們併肩同行。當我們踏著修行的道路前進時，依靠另一個人是很危險的傾向。如果一群人都相互依賴，那麼，如果一個人跌倒了，每個人便會跟著跌倒。因此，我們不依靠任何人，我們只是攜手同行，肩併肩地一起工作，一起走到某個地方而已。這種承服的途徑及歸依的意義是十分深奧的。

錯誤的歸依方式包括尋求庇護的對象：崇拜山嶺、太陽神、月神及任何形式的自然神，這樣的崇拜並沒有別的原因，只因爲它們看起來都比我們更偉大。這種歸依的方式就好像小孩子說：「如果你打我，我就要去告訴媽媽」的反應一樣，孩子認爲他的母親是一位偉大的、最具權威和力量的人。假如他受到攻擊，他下意識的求救對象就是母親——一位全勝、全知的、握有一切力量的人。孩子相信他的母親能夠保護他，事實上，她也是唯一能夠救他的人。視皈依爲依靠父母親的心態是真正在擊敗自己，這樣的歸依者根本不具有真正的基本力量，不具有真正的靈感，他不斷地忙於評估那種力量大，那種力量小。假如我們的力量比較小，那麼，某一個

較大的力量就能將我們擊垮。我們要歸依，因為我們沒有能力在不受保護的情況下，做個只擁有微小力量的人，我們往往會自己辯稱：「我是如此地渺小，但我承認您具有偉大的特質。我願意崇拜您，並與您的偉大合而為一，因此，請您保護我好嗎？」

承服並不是由於卑微和愚蠢，也不是想被提昇和充實，它和層次與評價都沒有關係。相反地，我們承服，因為我們願意如實地和世界的原貌溝通交往，我們不必將自己分類為「修道者」或「愚蠢者」。我們知道自己立於何處，因此我們做出承服、開放自己的姿態，願意和承服的對象直接溝通、聯繫，對於自己那些豐富的，但又生澀、粗糙或潔淨、美麗的特質，也不必感到困窘，我們將一切都呈現給所承服的對象。基本的「承服」行為並不涉及對一外在力量的崇拜，它是指和「靈感」一起修行，使個人變成一個開放的容器，而讓知識可以

被倒入這個容器中。

和道友一起修行時，開放與承服的心靈都是必須的準備。我們並不對想像中個人的匱乏感到懊喪，相反地，我們承認在基本上每個人都是具有豐富內涵的。我們知道：自己堪受教誨，並值得和學習機會的豐靈聯繫在一起。(摘自 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)

(更正啓示)

本刊三十期「佛學譯叢」單元，三十二頁下欄倒數第九行將「答：釋迦牟尼說法是自然而然的發的。他並沒有刻意要說或者不說，他在菩提樹下坐了一個星期，並在一條河岸」誤植為「答：釋迦牟尼佛悟道以後，他爲了繼續弘揚他的教法，是否曾在內心存留絲毫的『自我』意識？」特此更正。

《徵稿》

法緣。

「香光莊嚴」季刊的園地公開，屬於讀者

於聯絡。

所有，我們竭誠的希望您將自己或家人的學佛心得、人生探究，或能弘揚佛法、淨化人心之小說、散文、詩歌等創作，或有關宗教教育、佛學的論著、譯著等，皆歡迎踴躍投稿，廣結

一、來稿請附真實姓名、地址及電話，便

退稿者請附回郵與信封。

三、本刊保留刪改權，不願者請註明；需

二、稿件請用稿紙單面書寫，學佛心得及

四、來稿若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

創作的字數以不超過一千五百字；論著、譯著

五、來稿請寄：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

則不超過五千字，發表時歡迎附上圖片，筆名

六、今年各期截稿日分別是：國曆二月一

尊重作者。

日、五月一日、八月一日、十一月一日。